

doi:10.3969/j.issn.1674-7100.2015.04.011

闽南古厝趟瓜筒装饰解读

欧亚利¹, 姜夏旺²

(1.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系, 福建 漳州 363000; 2.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闽南古厝室内承重木构件趟瓜筒既能修饰房屋有关构件之间的衔接处, 又能给室内环境增添艺术美感。其装饰造型淳朴、夸张、雅致, 其构图包括满幅式、对称式和非对称式3种方式。一般住宅中的趟瓜筒色彩较为质朴, 采用木材本色; 家庙、祠堂建筑内的趟瓜筒则大多采用彩色。其装饰造型主题大致包括人物、瑞兽、花果植物与器皿、如意纹样、中国结、涡纹6类。闽南古厝趟瓜筒装饰渗透着丰厚的文化积淀, 传递着建筑与人之间的微妙情感, 体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对其进行研究和挖掘可更好地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闽南古厝; 趟瓜筒; 色彩; 造型; 主题

中图分类号: TU238⁺.2; J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5)04-0057-05

Interpretation of Molding Decoration of Minnan Suoguatong in Old-Age Houses

Ou Yali¹, Jiang Xiawang²

(1.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Z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China;
2.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Suoguatong (bearing timber components) in Minnan traditional old-age houses could be used to decorate the joints of the house components and enhance the art aesthetic effect to the indoor environment. Its molding decoration style is simple, exaggerative and elegant. There are three structures of bats filled, symmetrical and unsymmetrical ones. The color of Suoguatong in common houses is simple and unadorned with the original color of wood, while in most of family temples and ancestral halls the Suoguatong is colorful. The molding decorative subjects include 6 categories as figures, auspicious beasts, plants (flowers & fruits) and utensils, wishful patterns, Chinese knots and swirl grains. The decoration of Suoguatong in Minnan old houses has been permeated with luxuriant cultural sedimentation and delivered subtle feelings between buildings and man. The study and excavat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oul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Key words: Minnan old-age houses; Suoguatong; color; molding; subject

1 概述

福建南部地区的厦门、漳州、泉州3市相邻, 习称“闽南”。闽南传统古民宅称为“古厝”。西晋末年, 中原先民为逃离战乱, 迁至交通闭塞且偏僻的

收稿日期: 2015-02-20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JA13423S)

作者简介: 欧亚利(1981-), 女, 四川江油人,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装饰艺术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E-mail: 805338723@qq.com

通信作者: 姜夏旺(1980-), 男, 浙江衢州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产品设计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E-mail: 85684045@qq.com

闽南地区,从此,在建筑装饰方面,他们将闽越地区文化和中原华夏文化融入具有祈福内涵的闽南本土文化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装饰艺术。闽南古厝建筑内部装饰精美而繁复,传递着当地先民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说:“艺术之初,雕塑为先。”^[1]闽地盛产林木,因而木雕颇为盛行。趟瓜筒作为闽南古厝中不可或缺的建筑构件,其在木构架中的主要功能是升高屋脊。然而,为了增加住宅建筑室内的美感,在建筑住宅的过程中,建造者往往通过精致复杂的木雕装饰手法制作趟瓜筒,使之既能够修饰房屋有关构件之间的衔接处,又能给室内环境增添艺术美感。闽南古厝趟瓜筒装饰根据不同的装饰空间和装饰主题显现出不同的技法。旧时,闽南官宦、商贾、财主大多利用趟瓜筒装饰炫耀其财富,因而趟瓜筒装饰设计也成为了民间匠师们表现

其技艺水平和展示其内心世界的主要手段。

宋人李诫在《营造法式》^[2]中将不落地的短柱称为“侏儒柱”“蜀柱”“童柱”“瓜柱”等,承托梁的矮柱称为“童柱”“瓜柱”“柁墩”等。该文献中记载,贵州、湖南、四川等地将梁上的短柱称为“瓜”“瓜柱”“瓜筒”。闽南古厝中常用圆木作成圆瓜形,并两侧附鸭掌形,称“坐瓜”,多为分开骑于通梁背上,因此也称“骑梁瓜筒”,刻有纹样的称“走筒”,由于闽语各地方言发音不同,因而称呼不同,但大多称之为“趟瓜筒”。闽南传统建筑趟瓜筒立于通梁上,断面多为圆形或方形,如图1(图片来源:图1a为笔者拍摄于漳州洪坑村古厝,图1b~d为笔者拍摄于泉州五店市古厝群)所示为圆形趟瓜筒,图2(图片来源:图2a为笔者拍摄于南安市官桥镇漳里村蔡启昌古厝,图2b~c为笔者拍摄于泉州五店市古厝群)所示则为方形趟瓜筒。



图1 圆形趟瓜筒

Fig. 1 Suoguatong in round shap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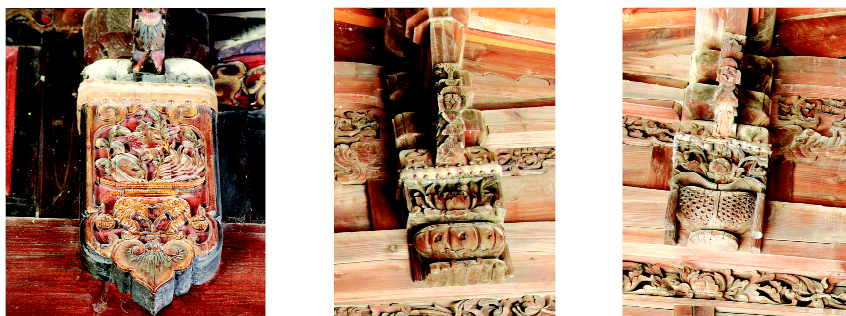


图2 方形趟瓜筒

Fig. 2 Suoguatong in square shapes

2 趟瓜筒的构图

构图是一种设计者有意识地依照装饰艺术的规律将各种装饰艺术元素结合在一起的行为。趟瓜筒一般构图饱满且形式多样,集中体现了闽南工匠们的淳朴与热情,同时表现了民间艺术的魅力。闽南古厝趟瓜筒装饰构图自由且具有想象力,对于不同

的主题,都能表现出均衡、简洁、对称的艺术特点,趟瓜筒立面部分的构图饱满、完整、协调,体现闽南民俗中迎吉避邪的信仰以及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主要包括满幅式、对称式、非对称式3种构图方式。

1) 满幅式构图。闽南古厝趟瓜筒装饰重视营造仰视角度的视觉感受,因此在趟瓜筒装饰构图中将

所设计的主题图案布满趟瓜筒表面,并使其立面的图案疏密合理,画面饱满充实,象征着房屋主人生活的美满和事业的繁荣。

2) 对称式构图。闽南古厝的大部分趟瓜筒,其构图讲究以中轴作为对称轴,而趟瓜筒装饰图案往往以其立面与通梁相交的中线作为图形的中轴。对称图案可以创造有序、高贵、庄严的空间感,往往给人带来庄重沉稳的心理感受^[3]。对称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所以,闽南古厝的趟瓜筒装饰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在通梁上,匠师们常常会将同处一个通梁上的一对趟瓜筒处理成一样的造型——似鸭掌,蹼爪个数为奇数,大多为1爪、3爪或5爪形(如图1a~b所示),并且以中间的爪趾为对称轴,使得趟瓜筒左右对称。

3) 非对称式构图。每个历史时期的装饰造型的演变都不是对原始图形的彻底否定,而是在创新中更好地延续^[4],趟瓜筒的造型也是这样。由于闽南地区靠海,因而移民众多。大量的外来移民以及回国的本国移民,将其所在国家的传统建筑装饰图案进行了改变,巧妙地运用到了闽南古厝的建造中。新的审美观念赋予趟瓜筒新的生命力,趟瓜筒的造型体系凝聚了闽南先民的智慧,也传承了汉民族特有的艺术精神。沿海传统文化与海外文化的互融,使得福建泉州、晋江等地产生了不对称式趟瓜筒构图。非对称式的构图与对称式构图相比较,显得更为生活化和更具观赏性。一个通梁上的2个趟瓜筒的造型不再追求一致,显示出古厝主人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思想观念。不对称趟瓜筒装饰图形已不再拘泥于爪形的金瓜构图,装饰的内容变得更加灵活多变和丰富多彩。匠师们在设计建造趟瓜筒时加入了新的观念,通过对本土及海外趟瓜筒设计进行取舍、提炼与添补,从而产生了新的构图,出现了很多奇特的趟瓜筒样式,这些趟瓜筒设计不落俗套,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趟瓜筒装饰造型。图3(图片来源:笔者拍摄于五店市古厝木结构展区)所示为泉州五店市古厝的两通三瓜造型,该造型明显为不对称型趟瓜筒装饰设计。



图3 泉州五店市古厝两通三瓜装饰

Fig. 3 Decoration of new style of "Liangtong Sangua" in Wudian, Quanzhou

3 趟瓜筒色彩

色彩是视觉因素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设计中,色彩比造型更感性,更能吸引观赏者的眼球。一般住宅中的趟瓜筒设计,其色彩表现较为质朴,主要以木头本色施以清漆,俗称“靠本色”。本色设计有利于清晰表现自然木纹的美观和丰满质感,如图4(图片来源:笔者拍摄于泉州五店市古厝群)所示的泉州五店市古厝趟瓜筒即为本色。在明清时期,许多商贾、财主在房屋建造中,往往喜欢在厅堂中施色,以彰显木雕的华美,其中漆金的较多。如位于福建泉州南安市官桥镇漳里村的蔡氏古厝,其趟瓜筒以黑色为主导色彩,并在细节处“插金”^[5],以彰显主人的权利和财富(如图2a所示);位于福建晋江陈埭涵口村古厝的趟瓜筒,亦为以黑色为主,在细节处做插金处理(如图5所示,图片来源:笔者拍摄于晋江陈埭涵口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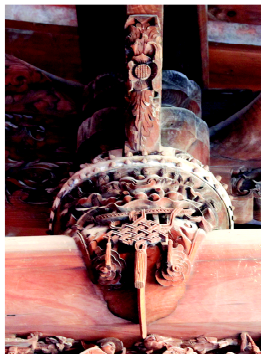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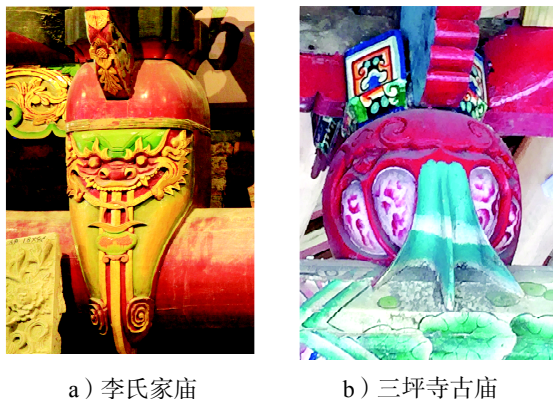


图4 本色趟瓜筒
Fig. 4 Suoguatong in its original color



图5 黑色插金趟瓜筒
Fig. 5 Suoguatong in black golden

家庙、祠堂建筑内的趟瓜筒装饰与住宅有所不同,大多采用彩色。由于闽南古建筑非常崇尚雕刻,所以一般会在表体上精心雕刻纹样,并营造好层次关系,先雕后彩,雕彩结合。闽南古厝趟瓜筒装饰色彩的应用主要受我国传统审美情趣的影响,喜红,且崇尚绿、蓝、黑色,主要应用色相对比或类似色相对比。色相的差别可形成较强烈的色彩对比效果,但同时须注意突出主色调,关注邻近色、同类色,以协调色彩关系。因为近似色或明度相似色的组合可使趟瓜筒的色彩显得丰富、活泼、立体且不失协调,因此,祠堂、庙宇底色多为红色,凸起的部分涂以青绿色并以白色为轮廓,线内多用化色技法^[6],如图6a(图片来源:笔者拍摄于泉州五店市传统街区建筑构件库房内)所示的李氏家庙趟瓜筒以及如图6b(图片来源:笔者拍摄于漳州三坪寺古庙)所示的漳州三坪寺廊道的趟瓜筒皆为此类。



a) 李氏家庙

b) 三坪寺古庙

图6 彩色趺瓜筒

Fig. 6 Colored Suoguatong

4 趺瓜筒造型主题及内蕴

传统闽南建筑的建造注重环境氛围、文化内涵、艺术气质等精神功能的追求,无论是建造者还是使用者需要的是环境和文化的关联,是人与环境的和谐。趺瓜筒位于室内较为显眼的位置,所以,该构件虽较小,却在建筑过程中依然作为装饰重点加以建造,以便展现主人的经济实力,更为重要的是以便体现闽南居民祈福镇邪和炫耀财富的群体心态。趺瓜筒木雕雕刻技艺深受广东潮州木雕和福建莆田木雕流派的影响,因此趺瓜筒装饰木雕多采用浅浮雕和高浮雕等雕刻方式,且装饰造型丰富、多样。闽南古厝趺瓜筒雕刻技法相当复杂,装饰主题丰富多样,精神与文化内涵深厚,反映了闽南地区深厚的文化积淀。闽南趺瓜筒装饰造型主题大致分为6类,即人物、瑞兽、花果植物与器皿、如意纹样、中国结、涡纹等。

1) 人物。闽南趺瓜筒装饰中表现的人物取材于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小说典故等。利用中国传统绘画独特的散点透视法,应用满雕和自然式构图,使趺瓜筒正立面的人与景相互呼应,从而产生使观者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并寄寓主人的各种情愫。趺瓜筒描绘的人物多为天官、飞仙、神农、童子、戏曲人物等。图5所示的晋江陈埭涵口村古民居趺瓜筒装饰就是利用高浮雕技法,立面以祥云为对称中轴,两侧雕刻着2组不同的人物;图案以插金处理,所雕刻的人物身着衣袍,脚踏祥云,刻画了神仙赐福的吉祥场面,可惜由于破坏较为严重,已经看不清人物的面部特征。

2) 瑞兽。闽南趺瓜筒装饰中的动物图案刻画大多较为夸张,有时突出动作,有时突出神态,目的是反映物象在工匠心中最本质的形象,因此趺瓜筒

上的艺术形象富有表现力,能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7]。闽南趺瓜筒装饰中常见的动物有蝙蝠、狮子、大象等祥瑞兽。蝙蝠多头朝下俯瞰地面,两个翅膀呈展开状,口中常叨有铜钱、锦带、彩带等吉祥器物。因“蝠”与“福”谐音,包含着“福在眼前”“福寿延年”等美好寓意。狮子则主要以狮首为刻画对象,应用浅浮雕、高浮雕等方式刻画狮子的威武形象,常用立体构图的方式,从大到小、从高到低、从整体到局部、由细到粗、由简至繁地刻画动物的形态。泉州五店市古厝群中可见趺瓜筒上狮子的形象,精美且繁复。图4与图6a即为其中代表作,该趺瓜筒主要刻画了狮首部位:狮鼻短而圆,面部多疙瘩,眼外凸且大而圆润,口成张开露齿状,口中叨咬着如意、中国结、锦带、法器 etc 圣物,鬃鬃蓬松且浓密向上成旋涡卷曲状,在接近上部斗结构处鬃鬃呈弧度上升状。狮子装饰造型的背后传达着设计的内蕴,因为狮子的形象不仅具有镇宅避邪的意义^[8],发展到后期,人们还赋予了它纳吉、招财、纳福、生育等寓意。图4与图6a所示的通梁上左右两侧对称设置的2个狮形趺瓜筒,狮子与如意组合,寓意“事事如意”;狮子与锦带结合,寓意“喜事不断”。因此,以狮子装饰趺瓜筒蕴含了深远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传统思想和民俗文化的美学意义,其中浓厚的人文气息寄托了闽南民众美好的愿望。

3) 花果植物与器皿。闽南趺瓜筒装饰中多采用金瓜、桃、石榴、佛手、花篮等花果植物与器皿。金瓜状的趺瓜筒是早期漳州独有的一种装饰艺术形式,其用料粗壮,瓜筒多呈圆肥的金瓜形,外侧的鸭脚蹼状呈现张开的状态,包住通梁(如图1a、图6b所示)。后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财力、物力的增强,做成器物形式的趺瓜筒也比较常见,如做成花篮造型的趺瓜筒,多见于祠堂、庙宇、民宅。花篮是神话传说“八仙过海”中人物韩湘子的宝物,是吸尽海水的仙物,在趺瓜筒装饰造型中常配以仙桃、佛手、花卉等植物纹样。如图2b所示的蔡氏古厝中的方形趺瓜筒立面上的雕饰主题就是果篮,装饰纹样有佛手(与“福、寿”谐音)、石榴(寓意多子多孙)、桃子(寓意长寿)等寓意吉祥的水果。有的趺瓜筒骑梁上端部分雕刻成生动的花卉纹样,多为牡丹花(如图2b所示)、梅花(如图2c所示)等图案,象征富贵或象征主人品德的高洁。

4) 如意。闽南趺瓜筒装饰中的如意纹样只取其“如意头”,多为心形、芝形、云形。如意头纹样可以在趺瓜筒构图的上端、中间或下端出现。如意常

与蝙蝠搭配,寓意吉祥如意,如图5、图1b、图2a、图7(图片来源:笔者拍摄于南安市官桥镇漳里村蔡氏古厝内)所示;如意造型也常与蔓藤类植物相互配合,产生一种阴柔美,如图1b所示。

5)中国结。“中国结”是用一根绳子从头到尾编结而成,它起源于我国古代先民结绳记事,到唐宋时期已作为一种装饰艺术品而存在。演变至今,不难看出,中国文化中对绳的崇拜。“绳”与“神”谐音,我国古代先民希望神灵能够促成他们心中所希望的事,因此结绳成为吉祥的寓意;而“结”与“吉”谐音,代表力量、和谐,象征结合、结交、圆满、团结、永结同心等温馨寓意,展现了装饰的生命力^[8]。在闽南趟瓜筒装饰中,闽南古厝的主人及其建造匠师深受中国结文化熏陶,并发挥着自己对中国结的认识而创作出以中国结为主题的趟瓜筒,希望友谊长存,希望与爱人永结同心,希望家人团结共进,因此在趟瓜筒造型中选择了中国结。如图4所示即为该主题

的趟瓜筒。

6)涡纹。图4~6a、图7都有涡纹造型。在闽南古厝趟瓜筒装饰中的涡纹造型中,其蹠掌的立体尖端紧紧贴近通梁处,然后慢慢向上弯曲,最后变成涡形纹。这些涡纹,时而规整,时而如盛开的花朵,常呈现出环状,出现在趟瓜筒两侧离地面较近的部位。这种骑通结构的趟瓜筒不只是横跨在通梁上,而是整个结构成环状紧紧地抱住通梁。从力学角度分析,这一设计能够使其结构更加稳固。在实践中,匠师们有时将涡纹进行创新化设计,使之形似花朵的造型。不过,由于闽南古厝一般不用涡纹做主要装饰造型,所以很难找到较大的纹样。如图7所示为蔡氏古厝的趟瓜筒装饰,站在通梁下观察,涡纹就在观者视野的最佳位置,可尽情展现出其造型的精美。

5 结语

闽南古厝趟瓜筒装饰造型精美地展现在室内木架结构上,视觉上的美感渗透着丰厚的文化积淀,传递着建筑与人之间的微妙情感。随着经济飞速的发展,闽南传统建筑正大面积消失,新材料、新技术带来新的住宅形式取代了瓦面屋顶,木结构的丧失使得趟瓜筒难以再塑辉煌。刻意仿古的建筑中,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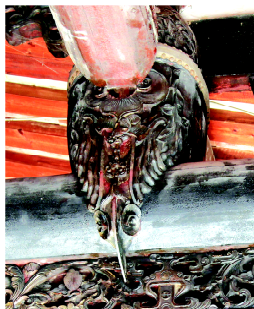


图7 涡纹趟瓜筒
Fig. 7 Suoguatong with paisley pattern

瓜筒以一种难以言状的形式出现着。消失的传统建筑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在不经意间成为人们记忆的碎片,让人深思。诸如趟瓜筒般的传统装饰造型可以在遗忘中消失,也应当能够在与现代互动的过程中愈发鲜活。因此,作为设计工作者,有必要通过研究和挖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更好地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新克. 嘉兴古镇聚落雕刻艺术的宗教信仰观[J]. 文艺争鸣, 2011(8): 111-113.
Zhang Xinke. Religious Beliefs of Settlement Carving Art in Old Towns of Jiaying[J]. Literature and Art Contend, 2011(8): 111-113.
- [2] 李 诚. 营造法式[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12.
Li Jie. Building Styles[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3: 12.
- [3] 刘 甜. 湘乡东山书院建筑特征的文化表达[J]. 包装学报, 2014, 6(3): 84-87.
Liu Tian. Cultural Expression of Architectural Features in Xiangxiang Dongshan College[J]. Packaging Journal, 2014, 6(3): 84-87.
- [4] 陆晓云. 装饰造型的历史流变与审美意蕴[J]. 南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1(4): 137-140.
Lu Xiaoyun.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the Decorative Models[J]. Journal of Nantong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5, 21(4): 137-140.
- [5] 曹春平. 闽南传统建筑[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308.
Cao Chunping. The Traditional Buildings in Minnan[M].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8.
- [6] 杨莽华. 闽南民居传统营造技艺[M].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113.
Yang Manghua. The Traditional Building Techniques of Folk Houses in Minnan[M]. Hefei: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3: 113.
- [7] 祝后华. 民间美术图形的符号化特征及其现代转换[J]. 文艺研究, 2010(7): 161-162.
Zhu Houhua. The Symbolization Features of Folk Art Pictures and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J].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2010(7): 161-162.
- [8] 路玉章. 木工雕刻技术与传统雕刻图谱[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263.
Lu Yuzhang. Woodcarving Techniques and Traditional Carving Atlas[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1: 263.

(责任编辑: 蔡燕飞)